

前不久,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记者就“剩宴”问题采访袁隆平院士。袁隆平痛心地说: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,人均耕地这么少,我们辛辛苦苦钻研来增加产量,我们的水稻产量,每亩提高五斤十斤都是很不不容易的;产量提高了,却被浪费掉了!袁隆平性格开朗,话语诙谐,我从没看到他那样神色凝重。他还说起,好多宴会,经常十几二十种菜,每一样蜻蜓点水,只吃一点点就倒了。他提议要对餐桌上的浪费罚款。

想起十年前的一件尴尬事。学校校庆,头头们忙于陪更大的头头,请我去宾馆招待来宾用餐,席上有袁隆平等五位院士,还有三位外宾,都是老派人。看到菜接二连三地端上来,没吃完又一撤下去,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。我代人受过,也说不清。

去年五月,和同事去长沙访问袁隆平。82岁的袁隆平依然忙得不可开交,晤谈后安排我们到招待所休息,说他出席一个会后,请我们吃晚饭。两小时后他回来,带我们到餐厅,上的是湖南家常菜,唯一特别的,有一瓶农科院研制的“糯高粱酒”。袁隆平说,市面上没卖的,极好吃,可惜我们都不能饮,他也不沾。说是共进晚餐,其实他

至今还是想不明白,我这个腿有残疾的写作者,来写一位双腿充满魅力的舞者(同时也是位舞蹈教育家),这究竟是生活的幽默,还是命运的调侃。不过不管怎么样,我对此的心态是保持淡定,既来之则受之。

那还是在2009年,上海市文联策划的“海上谈艺录丛书”邀请我撰写中国卓有成就的舞蹈教育家袁水海的传记。我当时在电话中谢绝了。我说一方面对舞蹈不熟悉,怕写不好;另一方面,当时我正着手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策划的大型丛书《巨变》的采访写作,平时又要上班,腾不出时间写一部在内容上和艺术上要求颇高的人物传记。组稿编辑在电话中不依不饶地说,不熟悉舞蹈你可以熟悉,一时没有时间可以等你有时间。

结果这一等就等到了2011年夏。那年夏天的一个周六上午,在上海文学艺术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,我们来到了真如西村袁水海先生的家,我也得以认识了年高德劭,一脸慈祥的舞蹈教育家袁水海老人,还结识了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温小铁。80岁的温阿姨年轻时曾是国家体操队的体操教练,性格爽朗、快人快语、充满活力。这次见了面我才知道,袁老因为前几年患过脑梗,治愈后留下后遗症,说话吐字不清,语速极慢,记忆力也有所减退。这就给我们的交流带来了困难。而我既然要写袁老,交流是必需的。我们当即约定,就从下周六开始,每周六上午来采访。此后多亏温阿姨,她每次都为我们做“翻译”,并为我准备文字资料。当那个炎热的夏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,我对袁老的采访终于告一段落。采访工作完成后,本来我想暂且放下手头正进行到一半的书稿,先来写这本《舞蹈托举的人生·袁水海》,不料刚写了个开头,前面那家出版社开始连连催稿。结果等那本书完成,再回过头来写《舞蹈托举的人生·袁水海》,待到杀青,不知不觉已迎来2012年的炎炎夏日。

那天,当我给袁老和温阿姨送刚完成的书稿,请他们审读指正的时候,温阿姨对我说的一句话,着实让我感动不已,并因此觉得,就冲着温阿姨这句话,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,我为写作这本书所经历的辛苦和劳累,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温阿姨是这样对我说的:“现在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们很高兴交了你这个朋友。”

对我而言,又何尝不是这样想。经历这次采访和写作,我和袁老与温阿姨已成为忘年交。在采访过程中,我不仅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和当下,更感知了他们的内心和思想。他们一直以来所持的随遇而安、与世无争,淡泊名利、处事低调的生活姿态,让我肃然起敬。他们一路艰辛,相携走过的跌宕起伏的风雨人生,尤其是在爱子12岁不幸因病夭折时,他们强抑悲痛,相互勉励,努力振作,终于走出低谷,继续前行,那份坚韧着实不易。

我戏称袁老和温阿姨一位从事舞蹈教育,一位从事体操教练,是文体一家,珠连璧合;是“天仙配”。袁老听了呵呵直乐,温阿姨则笑道,还“天仙配”呢,咱俩呀,大吵虽不闻,小吵天天有!我知道,其实袁老和温阿姨的天天小吵,还就是为了彼此对“文”与“体”不同的艺术观点和看法而纠结。殊不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小吵,使他俩的晚年生活充盈着别样的温馨和情趣;家里也陡添了别样的生气和活力。

另外,我还是要在此真诚地感谢温阿姨对我写作本书给予的帮助。最后,我也要向你——亲爱的读者道一声谢:谢谢你拿起这本书。

本文为《舞蹈托举的人生·袁水海》一书后记。



舞蹈托举的人生

陆其国

没动筷子,只喝了一小碗鱼汤。问他,说是只在家吃太太煮的饭,从不在外面吃晚饭的,不破例了,陪大家说说话。那天谈得比较尽兴,说到杂交水稻生产的北限,说到“超级稻”的最新进展,也说到“18亿亩”,——我也终于知道,那个18亿亩包括相当比例的低产田。

农业发展仍有潜力,但都得靠辛苦去换取。说起种水稻,真是艰难,没

粒粒皆心血

吴非

种过田的人根本不懂。从春天做秧田开始,就得赤脚,秧田的水还很冷;秧,是一根一根地插下去的,插完,腰都直不起来了;三伏天,却盼着再湿热些,水稻要“发棵”;起早睡晚地侍候庄稼,就盼望风调雨顺……我说起江南人的精耕细作,说起陈永康的“老来青”,袁隆平感慨不已,说,苏南当时能亩产八九百斤,不得了哇,全靠人力啊;不搞农业的人不知道,在当时的条件下,亩产多个一百斤,难得不得了,怎么可能“放卫星”!1974年,我插队的公社开始种袁隆平研发的杂交稻,那时米的

口感并不好,但产量高出一二百斤,能吃饱肚子。杂交米变得好吃,也才十来年,全靠袁隆平这样的人呕心沥血。在现代科技条件下,有些品种的产量到了极限,的确如袁隆平所言,增产个五斤十斤,也是开心的事。然而,如今学校食堂学生倒饭,餐馆倒鸡鸭鱼肉,真的让用心血培育良种的袁隆平们痛心。

袁隆平出身知识分子家庭,自幼家境优裕,因为热爱,选择农学。1958年大浮夸之际,不为所动,只想尊重科学规律,改良品种,增加产量,一心一意,让农民能吃饱饭。袁隆平说起大饥荒时,目睹河岸路边饿殍的情景,举座恍然。

奋斗半个多世纪,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。在湖南杂交水稻中心,看到不少在这里接受培训的非洲技术人员,不禁想起遥远的非洲大地,想起新闻图片上那些瘦骨嶙峋的饥民,伤感不已。

我的同事习惯都比较好,既不挑食,出于礼貌,也勉力加餐,那桌饭好像只剩下半盘菜,袁隆平的秘书说:“袁老师,这个我打包了。”

冰雪里的山泉

戒臧

戒臧住的茅山有不少处泉眼,有精通茶艺的施主说,这里的泉水很适合泡茶,用煮沸的山泉水去冲泡茶叶,比寻常的白开水更能发挥茶叶的原味。

对于茶艺,戒臧懂得的很少,虽然偶尔有施主看到戒臧坐在寺里的后院里,端着一杯茶水慢慢腾腾地在喝,看起来仿佛很雅致的样子,但事实上,茶水对戒臧的意义只是解渴,茶水的质量是好是坏,戒臧基本上是分辨不出的,至于茶叶中的文化

就全然不通了。

精通茶艺的施主还说,浸泡茶叶的泉水也分好坏,越是从高处取来的山泉水,水质越好,虽然戒臧不通茶艺,但对于施主的这种说法,还是很认同的,因为戒臧看到过很多次戒臧师弟在水中小便的情形,再好的茶叶如果是用下游泉水浸泡出来的,戒臧也是决计不喝的。

有一段时期,天明寺的山泉水茶被传得十分响亮,时常有施主慕名到寺里来喝茶,为了待客,戒臧和戒傲也会上山取些山泉水回来,满足施主们的愿望。当然戒臧和戒傲上山取水也仅限于天气好的日子,因为虽说茅山的山



春雨江南

(花鸟)

陈世中

常言:“散文易写难工。”其实,任何文体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入门容易,写出佳作来都不容易。只是因文体的不同,各有各的难处。就拿写自传来说,除了要看传主的生平事迹有无可写的价值,最难的就是如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所说的,如何做到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,客观地写出一个真实的自我来。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拿捏,确实是自传写作者最难迈的坎儿。

从一个小小的“细节”说起。在各类书的扉页上,大都会用简短的文字作一个“作者简介”。出过书的人都知道,这样的“作者简介”,只要作者健在,一般都由作者本人提供,我们也就可以看作是一种“微自传”。如果你在自传中标明“作家、评论家”,那就等于给自己的身份“定性”,有人也许会提出质疑,你称自己“作家、评论家”的依据是什么?出了几本书,写了多少评论文章,才可以称之为“作家、评论家”?如果换一种表述方式呢?比如,“某某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某某文艺理论研究会会员”,这就相对客观了,当然,有无必要是另一回事,但毕竟你在陈述一个事实。不过,倘若你根本就不是什么“委员会”的“委员”,在“简介”中给自己添加上去,那就不仅仅是“虚美”、“虚荣”问题了……

有研究者比较了中西方自传的特点后发现,在中国人写的自传中,大多缺少忏悔、告白那样自我批判的性质;比较高明的是通过个人历史来反映社会,诸如“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一个人”或“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”,把史传结合起来,算是中国式自传或传记的一个特征。遗憾的是,当下大多自传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,而以名人或成功人士身份自吹自擂、谆谆教导他人者居多。他们提供的成功经验,大多人都无法复制。例如成为一个歌星,前提是得有一副好嗓子,然后再谈判的。没有好嗓子,无论你怎么奋斗,都是白搭。而

路并不陡峭,但若是下了雨雪便会变得十分难行。曾经有过一次例外,有一年冬天,下了挺大的雪,寺里来了一位老施主和

好嗓子是爹妈给的,你要走出一条成为歌星的道路,首先得在你出生前“摆平”爹妈,这事儿谁能办到?

癸巳春节,除了处理个人事务,空了都在读韩石山先生刚出的一本自传体新书《装模作样》。本来没有打算把春节休闲的时光贡献给这部“装模作样”的书,确实是因为韩先生前部的短序,一下子把我“勾引”住了。韩先生说,这不是“自传”,“如果世上有‘侧传’或‘丑传’的说法,我倒愿意认领。”最后一句是,“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朋友,愿意为这么个三流作家出这么一本书。”韩先生是何等人氏?其次,“精”的老狐狸啊!他深知写自传的“风险”在哪里?容易让读者产生厌烦心理的根由在何处?因此,他敢于自嘲、“自贱”,把调门、身段放低得不能再低。试想,在现当代作家写的自传中,有勇气承认自己是“三流作家”的有几个?其次,这位被称为“山西刀客”的批评家,得罪过不少人,他深知有为数众多的刀斧手正埋在“帐”外,瞅机会好下手。因此,一涉及“自我褒奖”的文字,他下笔就格外小心谨慎。他的高明就在于,使用自我调侃、“自贱”的高调,完成了对自身形象的塑造。但即便如此,“老

狐狸”也偶尔有露出洋洋自得的“尾巴”的时候。总的来说,这是我近年读到的一部难得的能够理智、客观对待自己的自传。

如此说来,写出好的自传,关键还是有一个好的心态,这个好的心态就是韩先生在《装模作样》中写到的:“什么时候都不要太看重自己,以打仗作喻,这是一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前进阵地,进可以攻,退可以守,即使无功可建,也绝不会失败。”不清楚那些“尾大”的名人或成功人士,在写自传前抱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?

以上说的只是怎样写自传,至于当前自传出版越来越滥的现象,另文再论。

一位年轻的施主。老施主说自己是离乡多年的本地人,这次特意带着孙子从外地回繇镇过年。老施主说了许多天明寺的往事,还特意谈起山泉水,她说,自己多年前曾经喝过一次,到如今依然记得那茶,味道很独特,有种悠然的清香。

看老施主一副非常回味的样子,我们也不忍心让她失望,最后戒臧师弟随着老施主的孙子一起上山取了半桶水,特意为老施主泡了一杯茶水,老施主开心连连向我们道谢。

第二天,老施主下山去以后,戒臧在院子里无意中看到了昨天用来给老施主取山泉水用的木桶。戒臧把桶拿进屋子的時候,忽然看见,桶里结了厚厚的一块冰。戒臧估

折扇,也求雅洁大方。手面动作,一招一式,从不乱动,动必规范到位。一切为了刻画人物,表演人物,抒发人物真挚的感情。一次,演出新书,有段急口唱词,初次上演,尚欠熟練,演唱中“吃了螺蛳”,下台之后,竟坐在后台暗自流泪自责。

评弹着重塑造人物。刘天韵亦以角色表演为其特长。他熟谙各种戏曲的表演艺术,又有过演出南方歌剧的舞台经验,由此他发展了评弹

说演如一刘天韵

吴宗锡

的表演艺术,在书目中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,形象生动的人物。如《落金扇》中的孙赞卿、《三笑》中的祝枝山、石榴及至中篇《白虎岭》中的孙悟空、《王佐断臂》中的哈迷嗤等等,可以说他把这些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都演活了。他创造性地塑造了《义责王魁》中的王中,不但人物形象生动感人,而且由于他的表演,使整个选回成为了评弹新编书目中的精品。后来,这一选回经改编为京剧,也成了京剧大师周信芳的保留剧目。

作为刘天韵表演艺术代表作的,可举《玄都求雨》中的钱志节和《老地保》中的洪奎良为例:

经过整理的传统选回《玄都求雨》,内容讲江湖道士钱志节误揭皇榜,被作为官府的替罪羊,逼迫上台求雨。求不下雨,要用火烧死。钱志节得知实情后,心中想哭,而又要强装嘻笑,蒙混官府。刘天韵掌握了角色当时的复杂心情,运用其深入人物内心的独特演技,表演了“看,是人物在笑,听,是人物在哭”,人物的以笑代哭,给了听众强烈的感染。

刘天韵在塑造人物和表演艺术上的杰出成就,一是由于他对民族戏曲曲艺表演艺术的深厚功底,二是他自幼浪迹江湖,接触社会底层,对生活有丰富的积累和深切的感受,熟悉各阶层的人物,而他又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。对是非善恶,爱憎分明。这样,他以其人生境界化为自己的艺术境界,情动于中,因内符外,从而形成了他形神合一,心入于境,物我同化注重真情实感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。在这种风格的推动下,刘天韵发展了融说演于一体的,受到美学家王朝闻称道的,化表叙调为人物口吻的角色道白式的说表方法,使说也如演,演也如说,增加了表演的真挚、真诚和真实感。也加强了其感染力。

姚荫梅是评弹艺人中少数能编擅演的奇才之一。

评弹群星谱

十日谈